

高雄市議會舉辦「高雄國中小校園安全總體檢」公聽會會議紀錄

日期：105年4月14日（星期四）下午2時

地點：本會1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黃柏霖議員、陳麗娜議員

記錄：姜愛珠

一、主持人宣布公聽會開始並說明要旨及介紹與會來賓

二、政府機關、學者專家、民意代表、來賓討論並交換意見

出席人員：

許慧玉議員

陳麗珍議員

李雅靜議員服務處助理林顯政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書黃盟惠、主任韓必誠、劉沿汝、專員邱月櫻、
教官范育彰、股長高慧容、科員陳素華等

少年警察隊隊長陳俊吉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科長劉玲珍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主任余沛蓁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專員顏雪櫻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副工程司鍾孟勳

養護工程處科長林宜俊、股長林崇斌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專員柯淑惠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長郭寶升

大仁科技大學副教授兼院長林爵士博士

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李銘義博士

正修科技大學講師李坤隆

智圓法律事務所張宗隆律師

來賓曾任成等

三、主持人黃柏霖議員結語

四、散會：下午4時10分

「高雄國中小校園安全總體檢」公聽會錄音紀錄整理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今天舉辦這個校園安全公聽會非常重要，長期以來我也是非常重視，事實上每一位家長都是，因為少子化，不像過去一生就生 9 個，不見了一個也不代表什麼，而現在要生一個都要很努力，每一個孩子都很珍貴，所以要如何把安全做好。在 12、3 年前高雄市一直推動學校社區化，把很多圍籬都拆掉了，確實也看到很多好的效果，譬如讓校園和社區有更好的結合，讓更多民衆進到校園運動，事實上也是一個好的方向；而現在有人因為這樣，想要退縮要把校園重新封起來，也是一個退步。所以在目前的狀況下，怎麼讓校園和社區有更好的結合，同時也讓它更安全，這是舉辦公聽會第一個要討論的。

另外，過去有很多的技工工友和警衛，現在因為財政拮据，所以很多學校幾乎是，本來有 2 個工友就變成一個，有的甚至連工友都沒有，就以電子監視器代替，所以未來資訊科技如何讓校園更安全，也是要討論的問題，譬如提到的電子圍籬等，這部分未來又如何導入在有限的成本下。以我個人來講，去年恰巧認識一位科技公司的業務經理，就請教他，如果公司賣不掉的監視器怎麼處理？答說賣不掉當然變庫存；就再問他庫存的東西可不可以捐贈給學校？學校再開捐贈收據給公司，這也是一種財務操作，不然隔個 2、3 年公司還要費心思把它丟掉，不如就捐給學校，學校再開立收據。所以在去年，光是三民區大概 9 所國中小學校就爭取了 232 個監視器，一個市價就 1 萬元，如果用買的需要 2 百多萬，結果捐贈給學校以後，由學校開立收據，印象中好像是打 7 折，因為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因為牽涉鑑價問題。而為什麼會有庫存品？因為會變原本是第二代的產品，第一代一定是市面上販售的，這樣企業才得以存活。但也會形成另一個循環，就是企業所捐贈的對我們來講還很新，雖不是百分百的新，基本上還是很新，而且廠商還滿好的，他不負責施作，完全把官商關係切斷，而且也並不是捐贈監視器，就要把工程發包給我，這樣又有對價關係，也是不好，所以在這件事情上就是很清楚的釐清。所以也在施政總質詢時向市長要求，例如這個部分其實要多去鼓勵，讓廠商把該年度的新產品捐贈出來是不可能，但去年度、賣不出去的，我覺得是有可能；這樣也會讓民間和企業有更好的結合，而在學校這個端，我覺得會節省很多的成本，但要怎麼活用，都是需要被討論，這是第二個。第三，有人提到校園巡守隊，現在巡守主力是社區，有沒有把學校放進要巡守的範圍？如果有，常常有人進去，雖然巡守隊是用走路的，這樣到底有沒有發揮效用，我覺得宣示可能大於實質；也就是最起碼有人關心、巡邏等等。要如何把校園安全納入，有請市長責成警察局、教育局、民政局共同討論如何把事情做好，也聽說明天副秘書長要召集三個局處討論此事，我也希望今天大家可

以一併討論，因為總認為公聽會就是一個討論的平台，可以把好的意見提出來。例如今天很多登記發言的學者專家和跨局處的，你們的意見如果能被採納，也是功德一件，我都是抱持此種心情召開公聽會。

好，今天的引言，大概就先談這幾點，依序再請各局處報告，現場有李雅靜議員的助理林顯政秘書，民政局的顏專員、衛生局的余主任等，先請教育局黃盟惠主任秘書發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黃主任秘書盟惠：

大家午安，首先說明教育局積極作為－在校園安全部分。分成三個部分敘述，第一個是校園環境，以現在智慧校園監視的警監系統，另外有電子圍籬、虛擬圍牆，當然也有投注近千萬元經費針對有需求的學校，包括監視器老舊不足及圍牆部分，的確在開放校園之下，是需要建置電子圍籬。其次，是整個校園環境有和警政跨局處合作連線，包括巡邏箱和緊急巡邏等等；還有就是之前提到的廁所部分，如果是在比較隱密及之後校園改建等等時，可做一些新的規劃設計，避免廁所位在偏遠陰暗地方，也可在兩間教室之間共用，以俾能夠注意學童安全。第一個，在整個環境部分，必須要求各校就自己的校園環境是否有死角、老舊、不足等等需要做改善，第二、是加強學校管理，因為除了硬體設備外，整個學校的嚴格監控是非常重要的。以避免我們認為有嫌疑的人士進入校園，第一當然就是要落實門禁管制，配戴識別證和進出校門都應要管制。第二、要加強師生整體安全觀念，譬如不能讓學童單獨成行以及到偏遠地區時要提高警覺、和對周遭不明人士等等，都要趕快通報師長；再來是加強課間巡邏，就可加強了解學生活動狀況，隨時注意可疑情事發生。另外，有件事很重要，學生有時會早到，如果針對這些個案學生先集中在一個安全地區管理，等到 7 點 20 分上學時間再到各教室去，有老師在教室就可確保學生安全。而離開時，可能後續有補救教學、課後照顧等等，都要了解學生的動態，以免有落單學生發生情事。接著繼續管理部分，其中有提到保全，不論學校人力如何，一定會做到在白天時有人力保全，晚上雖然是系統保全，也會去了解整個學校的狀況，如果依然有需求的話，在原有規定之下會再個別處理。另外是開放空間兼顧學童安全，會在民衆運動和學童安全之間設定一個學校安全上可接受開放的時間，所以一般都會在學校放學時間，或是隔天晨間時間，在這部分的因應下，所以就沒辦法無限制的開放給民衆使用。也有提到不僅是結合跨局處合作，也有和社區例如巡守隊、愛心商店，待會兒因為個別的議題會討論到，再詳細敘述數字說明。

最後也有提到跨局處合作，有很多的局處，因為校園安全牽涉到很多層面，例如教育局就會和警察局、社會局、衛生局嚴密合作，在平常的機制，不管是關懷弱勢學生或是高關懷需要學生、或是像這樣的校園安全部分，其實平常都有跨局處合作，在這樣的通力合作之下，才能結合各項資源確保校園零死角和學生安全；也會

聽取各位的指教，教育局能再精進的會帶回研議加強，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接著請警察局少年隊陳隊長發言。

少年警察隊陳隊長俊吉：

大家午安，站在警察局立場，自從去年 5 月 29 日北投文化國小學童遭割喉案發生後，很遺憾在 3 月 28 日又發生小燈泡案件，但高雄市無時無刻都以他縣市發生案件為警惕，所以也和教育局每每在有重大事件發生時會再次地檢討檢視過去的作為。常態性來做，警察局在每個學期開學時就會做一件事，就是校園安全檢測。站在治安專業觀點上來，這不只對學校，學校的上下學及周邊劃定有關危險熱點地圖，當然包括有一些治安上較有需求面的毒品、幫派組織、宮廟等；也有聯合衛生局及當地里長提供的一些潛藏危險性因子，譬如精神障礙、酒癮鬧事、家暴等危險因子，這些都會交給警勤區刑責區的專人管理。而繪製這些地圖，當然會有 2 個基本性作用，第一是提供給教育局參考，譬如監視錄影器損壞、角度不足或是上下學動線學生常聚集處，訓導人員應該會校外結合少年隊去巡查。第二，也建議各分局，現在幾乎都把巡邏箱定在校園死角裡，強迫巡邏人員深入校園，而不是侷限在校園門口、銀行門口去簽巡，這是校園檢測衍生出來的作為。在去年北投文化國小學童案件之後，教育局范局長和警察局陳局長就率領我們到新興區的信義國小演練，發覺信義國小和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概念，誠如主席所講，友善校園不能再走後退關閉路線，畢竟學童來自於社區，也不願意孩子是關在監獄或是高聳圍牆中受教，人格也會受到扭曲。但信義國小就激勵我們一些想法出來，就是把一些晨運社團組織起來，把拚經濟家庭必須提早到校的學童送到晨運社團附近，規劃一個集中的場域教室，讓來自社區的晨運團體左右鄰居幫忙看住這些孩子。而放學呢？信義國小甚至有晚上 7 點多才來接孩子的家長，就會把他們集中在實質隔離的走廊區段，涵蓋這些區段的也有廁所，當然也知道這些國小學童較無抗拒能力，歹徒就會利用小朋友上廁所落單時給予加害。所以信義國小給予我們很大的激勵，回來後就試想，導護媽媽是否可以延後下班？誠如主席所說巡守隊也是不定，有時候也是夜間巡邏，是不是可以把它組織起來，讓巡守隊提早涵蓋到學校。而經過這一年的努力，總共有 129 隊的巡守隊願意增加其巡邏面積以及涵蓋上下學時段，增加的巡守面積有 157 所學校，也逐漸增加中，這是屬於警察局犯罪防制科業務，不斷的有在推動。也因為高雄市轄區有 432 所學校，幼兒園有 668 所，附設在國小中的有 213 所，數量實在太大，所以不得不在警力有限時，要非常積極啟動善用民力，以及在校園活動的友善社團。接下來是要如何組織，怎麼登入社團的團員，要過濾這些人並施予訓練，婦幼隊和少年隊針對這方面都有積極和學校合作，施與老師、社團或是保全、巡守隊民力相對的怎麼連繫保護學童的一些訓練工作，這是第二點報告。

第三點報告，在一窩蜂的追逐遺憾事件時，本市在去年北投文化國小割喉案件後，也有接連的精神障礙者模仿效應出來。這是媒體報導的溢出蔓延效應去引誘他，或是原潛藏的精神傾向也不清楚，但事實上這些事件不斷的討論，如果過度報導受害學幼童殘忍過程，無非是讓這些精障者有點刺激，然後會去復刻這樣的行為。所以去年在北投文化國小案件發生後 2 天，左營國小馬上就發生案件，歹徒攜帶了 2 把改造手槍和 3 把刀埋伏在學校門口的 ATM，遮遮掩掩的講有人跟蹤如何等的幻覺，事實上所攜帶的刀械會造成學童的傷害，所以有關這些案件媒體的處理，現在警察局也是非常慎重，可能也避免模仿效應發生在下一個被害人的出現，就變成處理後續的一個警醒或是媒體報導運用也好，是需要去思考的。另外關於人身安全治安人口部分，以及精神障礙者，這些旨目中等一下也有需要討論的，因也事涉衛生局的業管，但是在副秘書長的召集下，從去年開始就開始過濾這些人口。也願意和消防局在第一時間對這些精神障礙者，尤其是衛生局提供的有暴力攻擊性的精神障礙者，在陳家欽局長到任後購買的網槍，發配給當地的派出所；也希望在第一時間內、最安全的狀況下，考慮他是一位病患，怎麼安全把他送醫，在合理人道對待下也讓家屬能夠同意政府的強制就醫措施，不要再像政治大學的搖搖哥，警察非常樂意配合強制作為，結果法官判為非法拘捕，這也是不好。事實上是一個人道對待，他是病患，有短時間需要救助離開社區，但也不要變成警察和病患家屬間的對立，家屬要保他出來，對學童又是一個危害，這是對精障另外一個值得探討部分。以上簡略提供目前警察局的一個積極作為。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接著請社會局劉科長發言。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劉科長玲珍：

大家午安，針對校園或是學童安全防護，社會局是針對一些比較特殊議題部分提供相關防護和協助，譬如兒童少年受到虐待疏忽照顧或是遺棄，或是其家庭有遭遇到困難的部分。當然在學童安全部分也結合了警政、教育、醫療各相關局處一起提供這樣的服務，無非希望在孩童個案和其家庭都可獲得一個較好的照顧。而在整個服務提供實質面向，分成 2 個部分說明，第一個，在相關的社會局主軸業務的經濟、福利協助和提供，一些比較貧困、失業家庭和面臨經濟因素而導致照顧孩子生活有困難者，就會協助申請社會局相關福利補助。另外是針對兒童少年保護議題，譬如受到虐待、疏忽照顧，甚至是家暴、被遺棄的孩子安全部分，也結合民間單位提供個案服務；在接受到這樣案件通報時，也進行緊急安置和必要維護孩童安全的緊急救援措施。另再針對整個相關網絡服務部分，包括警政、衛政，甚至到里長、里幹事，會不定期的辦理相關的訓練，讓他們比較清楚了解在這些特殊議題的認知，或是要採取通報協助一起來保護這些需要救援的孩子，就會辦理相關的訓練。甚至也

擴大這個網絡，除了學校社區之外，再針對社區公寓大廈的管理人員也會定期講解，如遇到這種狀況時可以採取加強通報作為。在家庭方面，針對如果有危及到孩子安全或是親子管教上有涉及到兒童少年保護部份，會請這些家長依照相關的法令規範，提供 4 到 50 個小時的親子教育課程和輔導。另外針對一些較高危機的個案，評估這個孩子在受到虐待、家暴或是疏忽管理上，如果是危機較高的部分，會召開高危機個案的網絡會議機制，當然也會結合警政、衛政、教育這些單位一起研擬危險情境的評估和安全行動策略。在第二層面來講，會做一些預防性的措施和作為，也會定期到學校、社區舉辦一些保護維護孩子人身安全議題相關的宣導；並也會定期和家長或是進入服務體系的家長提供相關的親子教育知能講座；也會加強社區，會不定期的運用宣傳管道，譬如新聞媒體或是網路等，傳遞正確的維護孩子人身安全的相關議題和法令規範，以及在社區如果發現到涉及孩童人身安全議題，可以再多一些通報案件；甚至會針對 6 歲以下較弱勢家庭的孩子，提供主動關懷的訪視服務，以上說明。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接著請衛生局余主任發言。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余主任沛蓁：

大家午安，的確贊同主席所提，如果台灣社會再走回頭路，把所有的高牆再築起，其實也代表著我們每個人在內在又築起一道高牆，就是對社會某一群比較陰暗、黑暗的開始拒絕不接受，會形成一個更大的漏洞。所以在這裡面從精神醫療概念當中必須提出幾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其實所有的媒體，警察局也講了，媒體的過度報導其在精神意識易受外在環境影響人開始有模仿效應，包括自殺、殺人等，所以在媒體的管理監控上透過 NCC 的確要做媒體規範。從這裡來看，基本上要清除的目標對象是什麼？第一個，從隨機殺人事件來看，是屬於治安司法個案，其實不等於精神病患，這是首先必須清楚的。因為隨機殺人嫌犯本身是一個治安犯罪高危險群體，而這個治安高危險群體有兩個特性，第一個特性是找不定對象，就是不認識的人，會針對比較弱勢、可以欺負的這一塊，所以可能是老人、小孩。第二特性，地點是隨機的，許議員也一直關心如果把校園圍起來了，他就會去遊樂場、去公園，該怎麼辦呢？所以從這部分來看，鄭捷是一個反社會性人格，看起來是沒有任何精神疾病診斷，從司法精神鑑定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從這樣的反社會性人格可以看到，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發生時，當日我也在台北，幸好沒有搭乘那一班捷運，在聽到消息回到高雄後，內心充滿感恩，感謝可以安全回到家，生命真的無限寶貴。而在那個過程當中可以看到，所有搭乘捷運的人都在滑手機，我們對於環境的危機意識和敏感度，在整個過程中，其實是沒有的。因此在隨機殺人這件事情上，如果清楚那個目標，他其實是屬於治安犯罪的高危險群，而不是高風險群的個案，在個

人層次上，應該開始去提升每一個民衆對環境周圍的覺知和敏感度，怎麼去保護自我的部分的狀況。所以從鄭捷殺人事件發生後，市政府高層長官也是一直很重視，往後局處不斷討論的部分是，孩子去學校廁所是否是死角、是不是要兩兩結伴，尤其是女孩子，所以開始就有精進的作為－怎麼提高自己的安全，這是以個人層次來談。第二點必須要談論的部分，從美國心理學會的 APA 長期性的研究，所以這篇論文是相當具有國際認證，就是從裡面看到嚴重精神病人的犯罪和直接的精神症狀影響是有關的，只有 7.5%。研究裡還特別提到，犯罪者的罪刑其實很少是直接由精神疾病者的精神症狀所引起的，代表儘管是精神疾病的個案，在犯罪當下的精神意識可能是清醒的，不盡然等同於他的疾病所引起。所以很多人會謊稱我之所以殺人，是因為症狀所引起的，這部分必須經過司法精神鑑定之後，才能決定當下是不是因為精神喪失，如同主席所講的完全沒有自主的能力。所以媒體常直接說他是精神疾病的診斷書等號，其實是有很大很大的疑問，這部分是必須要去澄清的。

第二部份，還要再提的就是大家都常常把暴力和精神病患畫上等號，但是從各式研究的 paper、range 的數據不太一致，基本上來講，所有嚴重的精神病患只有一個比例是高於一般人，就是智商和自殺。他自我傷害的部分是高於一般人的 100 倍，然而如果回過頭來他殺人甚至成為司法犯罪的一部分，卻是低於一般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所以從這邊看到，我們真的要把對象清楚化，所做的防範策略才不會完全被外在環境影響到我們內在的動盪不安。

當然大家會關心衛生局到底是怎麼處理精神個案的疾病？高雄市因為整個環境的壓力導致精神個案逐年增加，從過去我在衛生局只有 5、6,000 個個案到現在的 22,000 多個案例。這 22,000 多是體制內的個案，我們除了做公共衛生護士的訪視之外，針對公共衛生護士所訪視的精神障礙者比較困難的，比如獨居、家中有兩個精神個案的，也會做一些指標性的把精神個案更高風險的部分標示出來，再由衛生局心衛中心各館室的訪視員密切的去做訪視。在訪視過程中，他可能會攜帶一些危險物品，我們也會和警察局密切合作，讓警察局留有他們的資料檔案，也讓轄區警員知道這個精神個案最近因為一些症狀的影響，可以一邊協助就醫一邊做社區的監控，這是屬於體制內的，我們在 22,000 多個個案的管理甚至共病症，都在我們這邊做每個月的個案督導討論會或如何在網絡當中處理。

但是大家所關心包括議員也特別關心的體制外的部分，就是當警消送到醫院卻不符合強制住院，回到社區的那一群怎麼辦？除了個資法以外，高雄市比較大且精進的作為，是從去年就和衛服部討論到這件事情，並請高屏精神醫療醫院的凱旋醫院標了社區照顧的品質計畫案，已經於 2 月份通過。當然個資法有他的限制，我們期待除了體制內的可以管控好之外，體制外就是警消送到醫院，不符合強制就醫送回社區的這一群怎麼辦？我們已經邀了 3 家醫院加凱旋、高雄市的四家醫院，針對送

進來沒有辦法符合強制就醫的區塊，四家醫院之後會做社區的關懷訪視，也爭取到由中央來補助這個計畫案。所以針對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擴大性服務，也因應相關的部分做了比較積極性努力的作為，接下來的相關議題我們會再針對相關部分來回應，以上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解釋很詳盡，接著請民政局顏專員發言。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顏專員雪櫻：

主席、許議員還有所有與會的貴賓大家好。民政局主要是透過各區的婦女社會參與促進小組這樣的組織來關心各區的公共事物。從去年 104 年到 105 年婦參小組的工作重點，就是婦幼友善安全的空間檢視，我們都知道婦幼族群在社區裡是較為弱勢的族群，是需要被保護和關心的。我們也希望透過各區的婦參小組，去檢視婦幼在這個城市的空間及生活環境能不能感受到不被傷害，而且有一個友善安心的環境。以今年來講，婦幼友善安全空間的檢視成效，也得到各區相關團體的肯定，更希望透過這樣的檢視行動，讓婦幼參與小組在社區裡，能夠扮演協助改善疑難雜症的社區土地公、土地婆角色，藉由他們看到需要改善的空間或設備，通報區公所或其他相關單位來維護或改善。到今年 2 月份為止，各區婦參小組檢視的地點包括很多項目如公園、公廁、道路、市場及活動中心、空污、人行道、治安死角甚至交通號誌、校園、路燈，都是這兩年來婦參小組所檢視的。檢視的項目很多，其中有 389 項是待改善的項目，已經由區公所函報權管機關追蹤改善，已經獲得改善的有 272 項。至於校園的檢視，左營區婦參小組檢視龍華國中圍牆旁邊的巷道是否安全？苓雅區也檢視了五福國中後門吸毒治安的問題，前鎮區則檢視民權國小校園內和通學步道是否安全？鳥松區檢視的是仁美國小、鳥松國小及大華國小通學步道的安全，永安區檢視新港國小校園內設施的安全與否等等。所以婦參小組比較著重在社區環境對於婦女、兒童及學生，在生活或就學上能不能有非常安全的環境和空間，這部分未來我們會繼續努力，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因為議會下午在做部門質詢，所以讓議員先發言，我們請許慧玉許議員發言。

許議員慧玉：

謝謝今天的共同主持人黃議員、陳議員、議會的陳議員，今天列席的各單位代表、學術界的前輩大家一起來探討，各位媒體女士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我們最近真的很不希望提到小燈泡這三個字，但是昨天看到她告別式上的那張照片，好可愛，雖然不認識她，可是看到這個小女生過得這麼快樂，真的像小天使一樣，都感到很不捨。在這邊我有幾點比較正向積極的建議和看法，我覺得台灣人很容易流於同情，同情之後往往就失去事情的真相，而且是很消極性的在解決問題，並沒有很積極、

很有前瞻性的去看到未來的問題，這是台灣政府及一般人普遍的心理狀態。

我要提到的是因為我本身是學護理背景的，護理背景一定會經過照顧精神病患的階段，過去我照顧過的精神病患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有比較重度也有輕度幻覺的。老實講預防勝於治療，今天即便台北市政府於 8 月底之前，要全面完成電子圍籬的建置，教育部也因為這個案件於年底之前都會進行全國性的補助，我不知道高雄市政府這麼龐大的經費建設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完成？待會請教育局長回復。但是我必需強調歹徒做案不一定要選擇在校園，未必要在校園附近，所以台中市政府加派很多警力，在校園那個的地方配槍巡邏，我覺得到底這是正向還是反向的？如果今天我是歹徒，看到那麼多警察配槍在那裡巡邏，我會笨到去那個地方犯罪嗎？不會吧！這樣反而形成另外一個犯罪熱點出來。像剛剛少年隊長隊長所講，一般的小偷也會去觀察，什麼時間點偷竊比較容易成功、比較容易得逞，他們也懂得去做風險的控管，小偷其實比一般人更聰明，才有辦法偷你的東西，所以我們在思考任何事情時，不要永遠停留在過去的經驗當中，我們要比小偷更聰明，所以我一直在強調預防勝於治療是什麼？

我們再提鄭捷的個案好了，其實這個孩子本性不壞長的也滿斯文的，可是因為在學校曾經被霸凌過，有些青少年在學習過程中是比較羞澀、內向的，他不容易向人家傾訴內心的事情，他在學校遭受霸凌的案件可能是被隱匿的，老師不知道、家長也不知道，他也可能沒有告訴他的好朋友。等他長大了、力氣大了，他有能力反抗這個社會時，他的反社會人格就越來越明顯，當然同學也占了很大的部分，其實他的殺人計畫已經很久了，同學剛開始以為他在開玩笑，根本不以為意，到後來發現他連行兇的計畫、時間及地點，在哪個地點最容易下手？哪個地方、在什麼時段是下手最好的高峰時期？整個計畫的分析是非常精確可以得逞的，同學才發現好像真的要殺人。所以今天在這裡我必需去強調，所有的精神障礙病人背後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有些人本身是因為受到傷害才導致精神失常，但是有些則是先天性的遺傳疾病，是沒辦法去控制自己的，所以精神疾病的患者如果是輕度、中度，經過適當的治療是可以重返社會職場的。可是重度或極重度已經有自殘、自殺或攻擊傷害別人的行為或沒有辦法控制自己時，這樣的人一定要強制就醫。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依照精神衛生法的規定，患有精神障礙的病人必需有很明顯的去傷害攻擊別人或傷害自己時，才可以會同警察強制就醫。我的選區就發生一個個案，有一個躁鬱症的年輕患者，他不會攻擊別人可是會去敲打隔壁鄰居的門窗，只破壞不傷人，他傷害東西環境，媽媽因為愛子心切，也不敢把這樣的個案讓街坊鄰居知道，每次只要破窗破門就花錢把這件事情隱匿下來，所以這個個案到目前為止幾乎都沒有強制送醫過，卻也附近鄰居非常頭痛。所以第一個問題來了，我們如何把必需強制就醫的模糊地帶明確化，什麼樣的情況發生以後，真的可以會同

警察，即便家屬隱匿，但是他已經造成社會人心惶惶、危險指標升高的時候，我們爲了要保護一個害怕失望母親又害怕傷害這個母親，卻造成全國更多母親的擔憂，我覺得慈悲是要有選擇性、有智慧的慈悲，不是爛慈悲，如果因爲要保護一個人而傷害更多的人，這不是慈悲，這叫做愚蠢，所以我覺得台灣人很會濫用同情心、超級會濫用的，這點我真的很痛心。像我們學護理的，其實會比一般人更有愛心、更有耐心，我們看到一些模糊地帶時，總覺得爲什麼台灣人不能更明確的去保護那些很無助的人，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要強調除了精神障礙這部分，我希望學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如果今天學校的導師老師、家長可以多一點關懷孩子，包括孩子可能在學校成績不是很好又是個中輟生，如果教育局可以落實的去追蹤這樣的個案，他去了哪裡？很多中輟生加入幫派去討債、加入詐騙討債集團、加入販毒行列，剛開始或許覺得好玩只是吸毒，因爲現在毒品分很多種，有些是高價位、有些是一般人就可以消費得起的，所以也有低劑量不容易成癮的，可是因爲是低消費的方式混在糖果、咖啡裡面，讓青少年被吸引，一次兩次慢慢成癮之後，就誘拐引誘你去賣，爲什麼？因爲本身的需求量越來越大，被他控制了，而且零用錢花光了，家長就會覺得很奇怪，給你的零用錢花到哪裡去了？如果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著手，或許可以減少很多社會成本的傷害。我們要從源頭做起，不管編制增加多少警力都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荷槍實彈在校門口也好，歹徒不去那裡犯案可以到其他地方，雖然警察荷槍實彈站在校門口有警示效果，可是卻造成更多人的恐慌，覺得這個城市不安全。所以陳市長一直強調高雄都是個宜居城市，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反而是一個恐慌城市，所以我贊成警力的配置有些部分應該透過便衣警察，因爲便衣才能夠深入基層去到治安死角，一般人不容易防範的地方去埋伏。有些地方卻需要見警率，這些都需要分配的，不是全部的警力都荷槍實彈，台灣要重新戒嚴了嗎？不是吧！所以剛剛教育局、社會局都特別提到，我們真的希望在矮牆社區化的同時能夠 open mind，讓更多的人接觸，不是都把圍牆築的高高的，我們教育孩子遇到陌生人要懂得防範，有些陌生人雖然善意的想要關心你，我們卻把心裡的那道牆築得那麼高，要怎麼去教育孩子懂得愛別人，孩子沒有辦法去愛別人，因爲他害怕這個陌生人是要殺害他的，以上我提到的很多精障問題，教育應該要深耕關心在學的孩子，不要把孩子的誠意當成是一個好學生。王永慶學歷不高，可是他創造多少經濟奇蹟、創造多少的社會價值，成績已經不是孩子未來前途的保證，反而是孩子是不是懂得和老師、同學有良好的人際關係互動，懂得表達自己甚至敢表達自己受到挫折創傷時的過程，願意告訴老師和老師分享：今天成績不好，我心情很不好，我願意跟老師、家長及同學傾訴，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可不可以幫助我度過情緒的 depression 的過渡時期。這是我想要去表達的，我希望能夠凸顯更多的現實面讓大家一起來改進，我也

希望在我們回到家時，要懂得去關心家人，像我本身未婚可是我有姪子，我弟弟的孩子和我的互動就很好，當我弟媳痛打他時我就扮演白臉先去擁抱他給他心理及精神的支持，再問他為什麼爸媽要體罰你，因為你做了什麼事情讓爸爸媽媽不開心，我從軟性教育開始，讓孩子覺得不是一犯錯棍子就來，這樣孩子永遠和你保持很遠的距離，也不敢告訴你他心裡的事情。我再一分鐘就結束，我大弟只有一個女兒，她在樓上練大提琴，我就聽到三樓大弟媳的打罵聲：怎麼教都教不會，笨死了，從來沒有看過你這麼笨的小孩。我衝上去抱住了她，我說：妳怎麼了？不用害怕不要緊張姑姑在旁邊，你重新彈一遍給姑姑聽。其實我不懂大提琴，但還是跟她講：放鬆彈一次給姑姑聽，結果她彈得非常好。所以我要告訴大家、提醒大家，現場你們都有孩子也有另外一半，或許有些人跟我一樣，沒有成家可是有要好的異性朋友，在你無助時，你希望別人怎麼關心你，就要怎麼去關心你身邊的人，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許議員。接著請工務局鍾副工程司。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鍾副工程司孟勳：

主席、議員、專家學者及市府的各位先進，工務局從 92 年開始持續辦理社區通學道的工程，目前大概已經有 140 幾所國中小都有辦辦理社區通學道，在辦理社區通學道近十幾年的過程中，我們做到了所謂的 SOFT way、Save 安全、Open 開放、Free 自由和有趣的通學路徑，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剛開始包括拆除校園圍牆、透光圍籬打開視線，也受到學校及家長相當程度的挑戰，讓時間來證明它的成效，目前我們以更開放、更友善並和社區更融合親近的方式來看待通學道。工務局畢竟是一個公務單位，在設計上也盡量考慮到友善、安全的原則，比方家長還是會接送，雖然通學道是鼓勵同學、小朋友步行上學，但是家長等候區及接送區的設計、夜間照明的加強及退縮校園的街角廣場等，在設計上盡量做到符合友善通學的步道。除了這部分的硬體以外，工務局這邊還特別強調，要給學童一個安全的通學環境除了硬體之外，還有很多部分是需要其他相關局處共同來配合的，以上是從工務局的角度來說明，今天也請養工處通學道主辦科室的林科長，簡單的和我們分享通學道的經驗。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簡單說明就好。

養護工程處林科長宜俊：

感謝主席及與會的各位長官，養工處目前在做通學道的設計理念，原則上也和工務局副工所講的以通透性和安全性為原則。最近可能在學童的通學環境，覺得會有很多影響學童的通行障礙，這部分我們在今年開始做通學道的規劃時，會找學校和各單位一起來做融合，如果學校有什麼樣的需求，我們也會盡力配合把這些障礙排

除，以上報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養工處。事實上現場的溝通很重要，因為每一個場域不一樣、社區狀況也不一樣，但是多溝通一定會有比較好的結果。接著請財政局柯專員。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柯專員淑惠：

兩位主持人、許議員、陳議員、與會的各位專家學者、市民朋友及府內長官新進大家好。對於教育局及所屬學校各項業務的推動，市府每年均由公預算編列經費來補助支應，以 105 年度來說，市府補助教育局及所屬學校分基金預算大概有 421.24 億元，占市府 105 年度歲出預算數的 35%，也比 104 年度的補助金額增加了 5.36 億元，其中用人費用包含教職員工退休撫恤金補助費等，補助了 374.21 億元，比 104 年度增加了 2.11 億元，各項教學及行政業務執行所需與工程設備等經費補助大概有 32.11 億元，比 104 年度也增加了 2.228 億元。針對校園落實安全所需要的經費，如果教育局調查檢討高雄市目前各校的現況，評估確有提高校園保全人力或照明電子圍籬等安全設施的需要，因為考量到市府目前真的財政非常困難，我們建議在現有的資源內依急迫性去調整，如果還是不足再專案簽報市府協助，以上說明，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接著請研考會郭組長。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郭組長寶升：

兩位主持人、兩位議員、與會的貴賓及市府同仁，今天要講的部分都被前面的這些同仁講過了，所以現在要說真的很困難，但是盡量不要在贅述重複前面講的部分，就簡單的來說明。我想從校園安全的提升部分來講，第一個部分，是校園外面的潛在危機，要如何去發覺及避免兩個層面來談。首先從校園內的部分來談，第一個就是加強師生自我防護的能力，畢竟所有該做的相關熱點或應該讓師生知道的範疇或規範的部分、注意安全部分通通都有，但是要怎麼去落實這個部分，在學校是否實地去演練，或平常於課程上把資訊公布或讓學生知道這些相關訊息，避免到危險的場所去，藉著實地演練的機會讓學生提升平常自我的反應能力，反應能力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有時候講或說，學生不見得在意，只有實地去演練或導引，可能較容易引起學童的注意。而且應該不只學生要注意，學校老師也要注意。接著我要討論另外一部分，就是怎麼把建構出來的東西去整合，像我剛剛所提的建構完整的監視系統，監視系統建置完成、加強之後，怎麼去運用，是否有專人負責觀看這部分。我們現在發現所有事情都是事後究責，像最近發生的內湖命案，都是事後、發生之後才去看監視錄影帶，這個人去了哪裡？但是在事情發生過程中，發現異常時是否有去處理或追蹤，如果當時有做這樣的事情，應該就可以避免遺憾發生。所

以要怎麼去整合這些事情及加強設備？這些設備剛剛主任講得非常好，事實上經費有限我們要盡量去爭取這些經費來支應這部分，能夠加強監視的設備，但是經費畢竟不是無限的，除了爭取中央補助或預算的編列，是不是能夠爭取社會團體或企業的捐贈？像有的捐贈器材、有的提供施工部分或未來維護的部分，這樣校園的安全就能夠有所提升，甚至新的科技也可以運用，像現在有一種魚眼的監視器，一支監視器可以 360 度、四個街景都看到，有這些較先進的科技就可以減少監視器的設置，收到的效果卻更高。另外學校是不是要裝設警報系統，有些較偏僻的地方或危險的熱點，是不是可以藉由警鈴的設備，讓學生能夠很快的做出反應，在面對異常現象發生時，學校也能夠很迅速、即時的提供協助，我覺得這部分在校園安全上可以做一番的努力。

再來是提到校園外面發覺潛在的危機，剛剛衛生局有提到，前一段時間我有跟警察局一位同仁談到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現在一個缺口的部分，像衛生局心衛中心有列管比較可能有潛在危機的人士，但是平常就有注意這些人士，反而他不一定會是發生危機的那個加害者，反而是有一些他平常很正常的人，正常的人不一定是瘋子、神經病，往往他是受到一些壓力，本身適應性不佳，就是反社會性人格，但有時候會通報這些人，警察同仁第一線到達之後也是會將他送醫，但是這些人送醫後就回去了，往往這些人是否有事後監控的部分，警察同仁就提了一個問題，就是如果要把這些人統統通報到心衛中心，心衛中心根本負荷不了。

他們是建議提出一種評核表，所謂評核表就是這種人危險性比較高，觀察他眼睛往上吊或言行怪怪的或常常一些異常的行為，有評核標準後大概勾選幾項，不是像診斷書一樣，只要有基本評核做成紀錄之後，就能轉到心衛中心做特別的協助關懷，可以減輕警察同仁在判斷要不要送醫的過程，造成漏網之魚在社會上遊盪。

剛剛許議員提到一點，我一直很想講的就是便衣部分，我們一直強調見警率，見警率就是向那些壞人說警察來了，不要做壞事，就像警察會在有設置巡邏箱地方巡邏，哪一個壞人會在巡邏時做壞事，一定是沒有巡邏空檔的時候做，所以每一個善良的人都不知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變成大家防備彼此警戒，新加坡的做法剛好反過來，這國家有 70% 的便衣，你平常看不到警察，不會像是警察國家，但是他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警察國家，有 70% 的便衣，一般的壞人會懷疑你是不是警察，大家懷疑每一個人都是警察，他也不敢做壞事，應該是壞人會害怕，不是好人會害怕，所以我覺得許議員提的部分，未來考量一個方向就是提高便衣的數量，不只是在這一方面，在治安上能夠提供很大的幫助，讓壞人有所警惕，不要讓壞人看沒有警察就做壞事，每一個都有可能是警察，旁邊有可能就一位警察了，我覺得有很多方式可以考量的，可以做比較節省公資源的投入，能夠達到最大的效果，以上報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其實你也講滿多的，所以不用擔心。各局處有沒有要補充？等一下要回應的人再回應，我們先請教授談一下，請大仁科大的院長林教授說明。

大仁科技大學林副教授爵士：

主持人、各位議員、各單位的代表、學術界的朋友、旁聽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剛剛聽了很多大家寶貴的高見，但是我們都不可否認校園的安全其實就是社會安全文化的一隅跟縮影，大家注意我們談校園安全的特殊性，犯罪者的態樣，我用幾個性質來形容他，第一是特殊性，他是採隨機，而且是人格異常，這是犯罪者的特殊性。第二、危害性是立即的，迅雷不及眼耳的，這個比一般從動機、操作、實踐、既遂、達到不一樣，大家要去思考，而從危害性來講是立即的，他不是間接的也不是延緩，是立即性的危害，他的傷害性的程度是致命性，不是傷口破個洞、不是受到驚嚇、不是被語言恐嚇，而是攸關做一個人最高生命權的剝奪，這個非常可怕。我最後再談到這特殊性是在於他的目的性、是人我毀滅，很多的犯罪者是試圖遮隱，透過完美無瑕犯罪既遂，但他自己自身事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重大刑案，全世界破案率非常低的，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承認。

我們今天談校園安全談到這樣特殊性的人，現有的官僚體制，包括現有的校園安全預防機制能不能因應？就像剛剛大家在談電子圍籬，電子圍籬是什麼？是一段距離裝設攝影器，後端有一個資料存檔，它會鑑別測試劃定界線，它會自我偵測，要看你是怎樣設定。界線點設在哪裡最後就是危險，範圍是隨你模擬出來的一個東西，假設高雄市電子圍籬做得多麼盡善盡美，能不能阻止今天這樣的事情，有沒有可能？不可能，因為他是在一個可允許人群流動的範圍之內去既遂這件事，所以他才諷刺電子圍籬，我們今天談的個案，不能預防跟解釋，用我們現在所要採取策略的方法，很可能是得到挫折，剛剛大家也談了，何況衛生局也提到，很多人權的角度是不能讓我們用這種強制性的方法去隔離某些人、限制某些人的行動的自由，大家不要忘了這是個法制國家，就跟大家講友善校園，你開放的代價就是這些事，除非你要回復封閉，而現在幾乎所有的校園都是開放的，有沒有哪一個校園是關起來的，沒有啊！整個公共性是強化的，整個人的流動是多元的，我是要提醒大家有形包括電子圍籬的設置其實只是一個資本門硬體設施的強化跟採購而已，它的背後必須要有一套系統，否則侵入點的基點設定事實上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目地，我想這應該可以一起來思考的。

相反的我檢試過，大概 78 年到 104 年台灣的碩博士論文網，以校園安全為主題的有 64 篇論文，洋洋灑灑的，而且我不是用模糊蒐索，我是用精準蒐索，就是關鍵字是校園安全，我發現比較新的觀念，在此也跟大家分享，比較因應開放性公共空間的校園比較適合我們思考，他們是建議可維生系統的模式，就是要強化自主性跟聯結，你要讓在這裡固定生活的人，包括教師、受教者有這些意識，剛剛大家講

得手段、灌輸、訓練、演練都是必須的，他會有自我的覺醒、預防的感覺、機警性等等，除了這個自主性但外部怎麼聯結，例如一個巡守路線、一個社區力量的原影，你包括警力、定集、定點的巡視，危險路徑的畫定，這個都是一套的，但它是一個流動的生態系統觀念，而不是這件事誰一定是怎麼樣，因為當他把很多自主性拉高，本身的警覺性相對會增加，這是我看到的資訊拿出來跟大家一起來思考的。

現在是強調環境設計要融入預防犯罪的理念，來從事校園空間的規劃，校園安全的維護要融入環境設計，比如要結合保全科技應用跟校園警務勤務的規劃、校園安全路徑、危險地點的分析、校園巡邏路徑的協調、建構安全管理資訊系統，其實軟硬體要搭配起來一起談，這問題的漏洞，我們絕對不能很樂觀認為這種事情當我們進了這些力量會不再發生，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每一個體制，各個官僚體制的部門都是自發性或是群體為生活主體的群眾，你每個機制角度是進了這份力量，而且是在一個系統裡面操作，其實它的死角相對比較小，我們可期待預防性會拉高。大家不要忽略一件事，割喉案的場域是發生在幾點鐘？不是發生在夜晚，在朗朗乾坤之下，從一個媽媽手中迅雷不及掩耳，後來發現有些家長看到那一幕有點傷感就拿童軍繩把自己的小孩綁起來，有沒有用？那是自我安慰、自我療癒，你的孩子讓妳牽著手，都有可能被壞人怎麼樣了，那有可能繩子綁了離你 2 公尺會沒事，那絕對不可能的事，我們只能期待一個比較進步的觀念，如我們剛講可維生的系統、環境各個理念的融入的環境設計，預防防罪理念的設計逐步的強化，這些人再進入救援，我們期待這個事情會有比較周延的地方，會帶給我們在台灣生活安身立命，做一個人最起碼的尊嚴，就是他能有一個空間自由活動，而不受來自生命財產人身安全的危險，這是我們共同的期待。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接下來請李銘義教授發言。

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李副教授銘義：

謝謝主席還有各位前輩的發言。剛剛林爵士教授講完，我要跟研討會的長官有一樣的想法，為什麼他講的跟我這麼接近，我只好轉換一下。事實上從教育體制的觀點來看，要看學校使用的空間還有學校的參與者是誰？一般來講會有利害關係人的概念，會有老師、學生、家長還有社區的參與等等，我們就從這幾個角度來看。第一從學校校園的空間規劃來看，我個人是贊成是通學步道的改善，它確實讓空間美學更漂亮與社區更結合，家長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傳統封閉的空間是感覺比較有安全感的，所以他們覺得喪失安全感空間的通學步道，事實上空間的概念還是可以再加以改善，例如爵士院長講的「校園安全地圖」，剛剛警察局跟教育局的長官有提到校園安全地圖的建議，每個學校都已經要做這件事情，哪一個空間、哪個地方是校園的死角，不是只有老師認為的死角，會不會比較離的廁所，小朋友認

為死角在哪裡也是很重要，所以怎麼去建立校園安全地圖的概念，之後不是建立地圖就可以了，它必須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剛剛提到科技加監視器、科技加圍籬還有加上校園巡防的部分，現在簽收在巡防的點，這其實是要設計的，剛剛少年隊講對了，就是設計在更遠的地方，讓更有力量的大人去做監視跟巡防，一般的巡防區域可以留給家長校園巡守的概念去做。

再來才是所謂一般立行的警備的保全人員，這是三個交互點的安排，這個需要有些規劃，它必須要有一些監視的科技包括監視器，但我們監視器很多還是沒有錢啊！因為現在教育局預算看起來是 8 成用在人事，搞不好更多，只有 30 幾億用在一般的經常門跟資本門，所以人事經費跟以往一般教育財政的概念是一樣的，吃掉了人事成本後執行的部門很有限，所以可能要爭取一些專案的經費，像學務室的反霸凌方案，基本上每個學校每一年都可以補助 20 萬到 30 萬，但是需要寫計畫申請，之後就會有一些可以用在監視器的部分，但是高雄市申請的好像不是很多，可能高雄市的學校比較充裕，所以對反霸凌專案的申請沒有很多，像其他偏僻的城市如屏東、台東，我就看到很多申請反霸凌專案，經費加上監視器加上科技的設計的巡防點，建立保全系統，對於校園空間的安全感會比較好一點，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我認為器具的部分是治標，治本的部分來自兩個一個是學生的意識，一個是家長的參與，因為學生有一個安全觀念，放學一起走、跟同學一起上廁所，自我安全的概念，這其實是每天生活中養成的，家長參與部分在學校有很多家長志工，可是一般都用在圖書館志工、行政志工、導護老師、導護媽媽、其實校園巡防部分還是希望有家長參與的力量來照護校園、照護自己的小朋友，這是在治本的部分，我覺得對觀念跟家長跟學生的參與，以我對照護社區的概念，不熟悉的人進到學校校園就要很主動問你是哪一位？找誰？做什麼？要有這樣的概念，就是戒護這個空間。

再來我還是贊成有關高危險個案的處理，我們讀過彭懷真老師一篇文章，隨機殺人的跡象是有跡可尋的，看起來是隨機但有跡象有跡可尋的。高危險個案不是單純協助就醫的概念，必須要配合衛生部門初期建立的資料，社會部門的評估，還加上警政部門的協助，再回到社區後，如何讓社區覺得安全，因為他可能不是傷人，不符合那麼多強制就醫的要件，可是他符合很多對社區並不安全的感覺，也是個感覺，可是在法規上並沒有辦法做其他的強制性，這時候怎麼做後續的處理，我覺得這一塊會比較重要一點。可是我還是覺得見警率還是滿重要的，見警率只是一個心理安全，所以在社區也會有一些協助，在學校旁邊有一個協助。

再提出一個大家也在討論的議題，就是在交通安全的導護部分，因為剛好台中的教師會提出仲裁，要警政跟義交才能做交通安全的指揮，所以在上學跟放學的過程，如果學校希望有這個協助，可以向警政部門申請交通安全導護的協助，相對而

言在整個校園安全外環的區塊。我剛跟張律師討論到刑法第 19 條的部分，很多人說我瘋了，我可以免去其刑，那是自己對法律見解的一個錯誤認知，裝瘋其實看起來沒有症狀，然後故意假裝，反而讓大家會有一個錯誤的認知，他自己錯誤的認知，民衆也會錯誤的認知，好像是真的沒有什麼事情，其實應該還是有罪，就要看法律的條文跟真實個案的適用，以上對治標跟治本的部分，對於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校園空間的規劃等等，我們都希望有一個安全的校園，我想今天的活動是比較有意義的。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接下來請張大律師，你是不是要說前面講完了，我也很難講。

智圓法律事務所張律師宗隆：

主席、議員、各位長官及在座各位老師大家好。李銘義老師剛剛所提到也大部分正是我想要講的，那我只好從犯罪學的角度來講，一般來講犯罪行為人是怕人、怕光、怕聲音，因為怕聲音，所以要有哨子，因為怕光，所以我們說在晚上應該把住處或經過的地方的路燈修繕好，讓路上不要太暗。因為怕人，而人確實會對犯罪行為產生一個嚇阻的效果，所以我個人也非常認為校園安全的見警率要提高這件事是確實有需要，但我個人認為不僅僅是見警率，我更希望把警察範圍擴充，像是巡守、志工、家長，大家一起共同來做一個見人率的提高而不只是見警率，我的意思是把警察範圍擴大，不是只有警察，警察的工作量已經是非常非常重了。在見人率這一塊其實也不是在白天 12 個小時內一直要在校園巡守，因為你看犯罪的時間點，如果在校園性侵犯罪大部分發生在人最少的時候，通常在上課之前、到校前、放學後以及中午，因為中午午休那一段幾乎沒有任何活動，空曠的校園是沒有人煙的，所以反而在這種人煙比較少、活動比較少的時段，見人率的頻率應該是要增加的。

另外像反社會人格暴力型犯罪，大部分是發生在中午以後，為什麼？因為上午通常他在休息或者梳洗吃飯，他的作息跟一般人不一樣，因此他犯罪的時間點在中午以後，但這並不表示中午以後校園巡守就要 3 分鐘、5 分鐘、10 分鐘的巡邏方式，為什麼？因為我剛剛講怕人嘛！犯罪行為怕人，換句話說是在課間這個階段，上課的階段大部分同學是在教室，體育課大部分在操場上是很多人，這樣一般來說犯罪行為不容易下手實施犯罪，比較容易實施犯罪的可能就屬於課間的狀況，課程與課程之間，在這個時候我反而認為應該要加強見人率的提高，見人率的提高不只是見到人而已，應該要有一個通報警察迅速的機制以及緊急應變，學校裡面是不是有專人要來處理，如果已經發生而你已經巡邏到了，見人率看到了，你認為有可疑犯罪人士已經進來了，你到底要怎麼去處理？不過這不光只是見人的問題，一定立刻做處理，否則你等到警察 3 分鐘、5 分鐘以後來，可能犯罪行為就已經發生了。

我非常榮幸跟李銘義老師跟李坤隆老師是同年，我們三位也是同一個高中，我記

得我們就讀高一，曾經有一天中午午休吃飯的那段時間，我們是在火車站後面那棟大樓，大家都看到有幾個帶武士刀進入學校，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們學生，因為他不是穿制服，而且看起來年紀比我們稍大，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應該來尋仇的，這就不是所謂其他犯罪類型，當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警察什麼時候來？全部的人都在上面看，警察什麼時候來？就幸好沒有多久，我們的兩位教官就來了，一位是海軍教官，我想我們都還有印象，他非常孔武有力，光看身材就足以威嚇犯罪行為人。當李教官來時，那棟大樓全部的同學都在拍手鼓掌，危機解除了、危機解除了，因為他就把那幾個人連同犯罪凶器都帶走，這樣危機就解除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見人率一方面有嚇阻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如果在巡守時確實發現有可疑的人進來了，我們勸他離開他仍然滯留不去就危險了，我們到底要做怎麼樣的處理，雖然國中國小都有保全也有電子圍籬，但是光靠一位保全能不能夠應付緊急的事情，是不是還要做一個討論，回到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我剛想到我們三個是同學，我就從第五個問題講起。

有關於電子圍籬部分是站在比較消極的防守面，我不曉得現在國中國小是否全部都有設置，如果都有設置，那是不是真的屬於無死角，如果真的屬於無死角，那是不是保全人員確實在值班時一直注視了解整個校園狀況，我覺得這些都還要再做一個討論，我們不能光靠電子圍籬就把犯罪給預防掉，像之前我個人的一個經驗，也沒有多久，就是跟家人一起去爬山，去稍為遠一點的地方，開車經過到一半時我需要上洗手間，我剛好看到有所學校，真是太好了。我就把車子停在學校門口進去借洗手間，沒想到那個學校那麼大，我走了一圈發現廁所的門都是關著的，因為那時候是禮拜天，到底要怎麼辦？我就看到值班室有一位值班老師，我就請問值班老師，老師告訴我只有一間是開放的，我那時候的第一反應是那位老師是位女生，教師室滿大卻只有一位值班老師，他坐在最裡面自己的辦公桌，我那時候很想跟他講老師要不要換一個位子坐在門口那個位子，這樣會比較好一點，我的直覺就出來了，因為他是位女生老師，教師室只有一個門口，另外一個門口因為假日所以是關著，我第一反應是萬一有什麼突發狀況，只有一個門口比較不容易離開，那時候很想跟他做這樣的建議。

我要講的就是校園的安全概念，可能要勞煩警察局的長官跟教育局密切做一個宣導、做有關安全上的教育，剛剛老師也都提到從精神衛生法上來看，只有警察機關跟消防機關發現時可以強制送醫、強制治療，雖然行政執行法有規定警察機關對於泥醉會有自傷行為人，可以實施行政上的保護管束，但是在實務上我比較少聽到，警察機關只是因為他泥醉或者有精神上有自傷之虞、傷人之虞，先做保護管束的動作，因為剛剛警察局長官已經說過政大搖搖哥事件之後，還是被認定保護管束與法律不相符合的狀況，所以光靠法律要維護整個校園安全，我認為很多時候法律已經

走在後面，沒有辦法做預防的動作但可以做自裁，也因此我想提出兩個很小的建議，不用修法就可以做的，像我個人的觀念，我每次聽到校園志工，我聽到的名詞是志工媽媽、導護媽媽，那爸爸呢？有一點性別上的刻板印象，我們比較少聽到志工爸爸、導護爸爸的名字，但是我們都聽到導護媽媽、志工媽媽，如果要設立所謂校園巡守，我會建議不要再用所謂媽媽這樣的名稱，比方用守護天使或是安全大使，沒有帶有性別、色彩的名稱，說實在我也很想參加，不是我們沒有時間參加，像我有一位同學是處理會計的事務，他每一個禮拜會有一個上午志願擔任學校交通上的導護，他是女生沒有錯啦！但是我們也是很願意，不是不願意，這個是名稱上的問題。

第二、友善通學步道的部分，讓我想到小時候好像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那個年代大家還要排路隊回去，所以人多就是跟見人率有關係，人多比較不容易產生危險情形，現在沒有辦法要求小朋友排路隊，如果要求小朋友排隊，小朋友一定不要，可是我有看到一個實際的狀況，就是小朋友自己講好或者有家長開車只帶一個小孩也不利於經濟，可以坐 4 個同學，這位爸爸或媽媽他開一輛車，他可以同時在找其他三個同學一起去上學，一起接放學回來，因為都是住附近。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不是要去做規範；在教育上我是認為說可以用一個淺移默化，用一個其他的方式來做一個宣導，畢竟人多了安全上就比較 ok，比較不會產生犯罪的行為。先以上，提出這兩個簡單的建議。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大律師，接著請李老師。

正修科技大學李講師坤隆：

基本上所長跟你講的大概一樣，我講的是 3 點，被講了 10 點我還有 3 點可以講沒關係。基本上你會發現每個局處報告都很 ok，為什麼我們整個校園感覺就是不 ok，我發現很大的問題就像肯亞的人質一樣，出來開記者會發新聞稿做得很好啊！為什麼大家把馬英九罵得要死，我們都是發生了很大的問題以後才去組織所謂的專案會議，平常你們有沒有在聯繫，這個大家可以思考，提供大家做參考；發生問題再去…，補不補得起來沒有人知道，傷害已經造成了，台灣這種校園安全的一直重複在發生，以後還是會有不用騙我，提供建議給大家。然後對不起教育主秘我們現在講友善校園嘛！校園在放學之後是要開放的，一般民衆那時候進去大概不用換證，對不對沒有換證的問題，上課才有換證的問題，下課就沒換證了嘛，他是不是完全開放了。

我有跟我小女生他在唸小學的時候我跟她講，你上學校的時候不要第一個去上廁所，是不是有很多人躲在廁所裡就不出來了，這個東西你要怎麼去解決。友善校園是好事啊！當這些人可以自由進出的時候他睡在裡面，或他要性侵或幹嘛他第一

個到學校去廁所躲著就好，到底這個東西要怎麼解決，大家可以提供參考，然後在陳隊長上我不是針對誰點名，我只是聽這些東西我有想法，因為我們都有小孩子，在你講的熱點裡面他以後持續會增加嘛！對不對，他不可能只有你講的這些熱點，熱點大概是你巡邏上的重點可以是這麼講嘛！重點在危險因子你要怎麼去判斷，你記不記得柯文哲講的一個孤僻的人被罵得半死，什麼叫做孤僻，柯文哲跟我們講到關心孤僻的人，什麼叫孤僻，其實孤僻他有很多的解釋，我們現在很大的問題是大家都認為家醜不可外揚。誰會把你的小孩子推出去，一定沒有辦法，譬如這一次發生的問題也是他也送回來家裡面了他媽媽也想把他照顧好，當他發生問題之後家裡的人根本受不了，誰也受不了。

昨天我太太的一個很好的朋友剛好到家裡來聊天，他最近剛離婚，為什麼離婚他先生平常都很好，喝醉酒就不好，這東西會不會是危險因子，大家可以思考這個邏輯，我不是講說不好，我的意思是你怎麼把這些東西做到一個比較具體，譬如說：吸毒，你看的出來平常有吸毒的習慣這個就是危險因子 ok 嘛，譬如長得比較不好看的這會不會是危險因子，台灣會不會看到外勞，我們台灣會有歧視感喔！會不會把他變成危險因子，每一次巡邏就要這樣，我真的沒有誇張，我真的有一次十點多從正修下課回家，在鼎力路高速公路旁邊，我就被臨檢，我真的被臨檢，我騎摩托車就被臨檢，完全沒有，只有一個警察，他就是合理懷疑我沒有怪他，我長得這樣我沒有辦法怪他，這個東西你要把他具體化，危險因子本身你要把他具體化，你每次講的都是危險因子，你這些熱點說的難聽一點巡邏久了以後，這一棵樹這裡是危險熱點這裡真的是？他已經慢慢在形成了嘛！他剛剛講的很清楚，歹徒彼此都比我們聰明，這東西提供大家彼此參考。我只是講三個小小的建議，有具體一點點大家可以共同參考。

第一個，他可以建立校園安全的 APP，因為大家講的可能都是小學，大學更可怕呢！很多校園都有警示器女生碰到問題去按那個警示，那哪來的及萬一旁邊沒有，這個校園 APP 已經在台中哪一個校園已經開始實施，就是你在學生的手機上有設計一個東西，你有問題馬上按你的手機，就可以連結到中控中心，這個總比你的監控系統好很多，台灣做這麼多的監控系統，亡羊補不補的牢還是不知道，反正那個東西已經被傷害了嘛！我常跟我的小女生講你盡量不要去做那些可能被傷害的事情，既使把那個壞人槍斃了，你那個傷害都造成了，避免才是重點，不然我們現在在一般學校裡面，做那個警示系統有什麼用，看到歹徒來了你按了你看那個警衛多久才會來，你早就被人拉到墓地去了，現實就是如此，大家可以思考的，比較現實。

現在校園都有安全手冊到底有沒有落實我講一個很現實的就好，萬一歹徒進來了剛好教官擋出去，老師有能力去擋嘛！我講一個現實大概 10 年前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他去正興國中當老師，他是一個女生，剛進去的第二年不小心輪到當國三的

導師，那一班比你想像的兇猛太多了，他去每天哭，你連學生都對付不了，萬一那些刺龍、刺鳳的進來，老師有能力對付嗎？你希望老師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先把他訓練好譬如說我們長的這樣子，這樣或許還有機會，如果說是女性的他連自保搞不好都有問題，怎麼保護學生。這個是我們在整個校園安全大家可以把他的思考清楚的，你要去防範總是要有能力嗎，像這一次不好意思，講小燈泡他媽媽說不要講小燈泡，可是你看他媽媽沒有能力保護他的小孩子是他最大的痛，包括旁邊修車廠看到了，你看兩個男生過來他能不能動手，他敢不敢動手你平常沒有訓練你遇到你敢動手，真的！我不是在諷刺你或怎麼樣有些東西你講的都很漂亮，到底有沒有在做，大家可以認真思考。

最後，我有一個小的建議就是老師跟家長的聯絡簿真的要具體，現在很多人簽都是隨便 sign，有些是家長給小朋友一個印章隨便蓋就回去了。那意思是什麼，老師也沒有多認真在上面寫些什麼，這個東西讓我聯想到我前幾天我才寫到，台師大要廢除學生的德育成績校，叫老師不要再打德育成績，就台師大，台大有跟進，我從不知道老師怎麼打我德行成績，你想看看老師怎麼打你德行成績，如果不了解你怎麼打你德行成績，他憑什麼打，你今天可以增加老師跟父母親的互動很多他是不是更有能力或更有立場去打學生的德行成績，這個都 ok 嗎，如果都沒有？你期望老師打，說的難聽一點，就是第一名的 90 分，第二名的 89，是不是這樣你看你們家的模範生都是這樣打來的嘛！

以前還有德、智、體、群那個群更可怕，老師怎麼知道這個人合不合群，看起來柏霖會笑，難道柏霖會笑就合群嘛，不見得嘛！老師一定要去接觸才知道，問題是你就給他這麼大的權力到最後就會產生這個問題你是不是如此，可以去思考。我只是覺得類似這種問題在小學發現有這些問題學生，我不知道教育局有沒有把他傳上去，就是小學發現我是問題學生，我念國中我有沒有這個資料，如果沒有他怎麼追蹤，以上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李老師，我們現在請陳麗珍陳議員。

陳議員麗珍：

主持人黃柏霖議員、陳麗娜議員、教授及市政府各局處大家好，剛才說到校園的防範，這是一個廣泛討論的，當然這是很好的意見，那我自己補充一點，就是有關校外的，我發現這幾年來校外發生的比例也很高，不只是校園內，校園外也是問題很大，這些都是很廣泛牽扯進來的，譬如說社會局常常有通報個案的時候社會局是不是有徹底去關心，社會局以外還有民政局，還有勞工局的就業，還有警察就近的派出所一定有人常常打電話，隔壁又拿著刀要恐嚇誰，那個就是一個人會作案就是他臨時的情緒化，就像最近我遇到一個案件，就是這個人本來也很好也很有孝心，

一個禮拜會去做一天的慈濟，也會去半屏山爬山，他最近跟我講他住在新下里他的媽媽常到里長那裏去告狀說：兒子都不養他。他兒子一個月兩萬多塊都給他 1 萬塊了，他還是一直在吵他給他送到凱旋去他住了一天又跑回來，那一天遇到我就很想哭，他就很想殺人，很想殺人，殺誰殺他媽媽，所以這個案子我也有通報給社會局我覺得這種問題是相對衍生下來，其實一個人如果他的生活、工作很順遂的話我想他會很快樂很正常化一定不會精神異常，如果挫折很多又沒有工作經濟又困難，家人健康又有問題，可能他一下子爆發出來他可能就會失去理智。所以我們這個社會就是常常這樣，本來問題不大但是可能有一個破洞以後、一個缺口然後一直衍生一直衍生。那一天我遇到一個案件，有一個男生他買了一個很好的錶，他洗澡出來，他太太看到那個錶很貴把他收好，他問他的兒子他有沒有看到我的錶，他兒子說：我沒有，他跟他兒子說要老實一點他就去上班；他兒子心情不好，他的心情也不好，去到公司忘了帶文件又回來，他又忘了帶鑰匙，又請他太太回家開鎖，他太太回來到半路跟賣水果的擦撞賠人家錢，回去上班老闆又罵他，這個月的全勤又沒有了，先生回去開會老闆又罵他，他兒子去比賽球賽又輸了。所以他整個家庭的問題就是從一個小小的問題點，這些都是實際的案件，就是在這種基層我遇到的家庭問題，本來是好好的弄到一大堆的問題出來所以我說小小問題的時候，警察局或者社會局、勞工局有時候可以協助的話，一定要有一個方案，不是只有訪查就沒有了。

因為這幾個案子都是社會人士，我們看他的背景、大概住的房子就是比較…、經濟就是一般的，或者他的家裏的人有問題的，或者是常常被父母親怪罪的。都是這種不順遂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現在景氣又不好，未來台灣的景氣也會不好，也很擔心。當然有固定工作的人不用擔心，還在找工作的人我覺得他們…，今天早上有一個人跟我說他從去年 10 月份到現在從義守大學碩士班畢業，找了 4 個月的工作每天上 104 網站找工作都找不到，投履歷都沒有回覆，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都是我們社區。那一天台北市柯文哲開了安全座談會，要里長去找社區有問題的人里長都很生氣。因為這不是里長的事情。我知道里長跟基層是很接近的，應該你們可以發現到有問題的人，開完會回來里長就罵叫我們去找有問題的人，事實上這個也沒有錯里長幫忙去找一下有問題的人，這是比較接近的。今天大家的討論可以頭腦很清楚的一個方向想，也結合大家寶貴的意見都可以再繼續來研究，這個問題應該是大家都非常重視的，也謝謝大家今天寶貴的建議。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接著陳麗娜陳議員，等一下你們兩位再回應一下你們兩位是比較重要的，警察跟教育，其他的應該不用了。

主持人（陳議員麗娜）：

我簡單的講一下，其實我來我也想說這個問題很複雜，其實不是一個電子圍籬可

以處理的問題，怎麼去處理校園安全的問題那又牽涉到各個層面又很大剛剛大家都提到其實你可能不是只有架個圍籬，社區加強巡邏一切的事情就可以平安無事，這麼大的東西到底市政府能夠做些什麼？這個議題看起來真的很大，不做又不行所以為難之處就是當台北都講電子圍籬要做的時候高雄似乎也討論起電子圍籬要不要做的問題。有很多的學者告訴我們其實電子圍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並不能代表全部安全的意義。所以剛剛教授提的東西裏頭給我很多的啓示，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說我們在教育單位或著是警察單位怎麼樣去提供，不一定是小孩而是所有的社區裡面的居民，自主性的提高對於危險的自覺。

譬如說你只是牽著小孩子散步，你只是放開個幾分鐘，當陌生人靠近他的時候第一句話是什麼？應該講什麼？或著直接閃開、或著直接大喊媽媽之類的，他一定會有一個反應，有一些小孩不一定會有反應，你怎麼樣教育小孩在第一時間陌生人靠近你的時候你要趕快叫媽媽之類的，我感覺總是會有譬如說在學校裏頭，剛剛律師有說最安全的地方在門口遇到狀況馬上直接衝出去，如果連老師置身在這樣一個場域裡頭他並沒有自覺的時候，其實他就必須要考慮到，我們怎麼樣去提高每一個人對於安全的自覺，這個東西怎麼樣去提升，聽起來很模糊，但是好像在現階段社會裏頭有這麼多的危險因子存在，我們怎麼樣從教育層面。可能是教育局在平時的教育裏頭、警察在平時的宣導裏頭，去加強這種東西而且把他具體化。因為你不具體化去說明這一些東西很抽象的其實是沒辦法宣導，所以具體化的去引導是不是有辦法請大家來討論看看大家來去用引導式的方式讓大家來了解，可能遇到什麼樣的狀況做什麼樣的反應，會比較容易獲得第一時間點獲得被救援的機會之類的。

像這樣子宣導的東西我們以前都不常，當社會遇到狀況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也必須做出因應的方式，對這個社會重新再教育，我覺得那個東西都比硬體的建設要好用非常的多。

當每一個人自覺性提高的時候可能花的時間點很多，成本很高，最後可以把整個社會建設的比較安全一點。另外再把他談的範圍縮小一點，也是柯P台北市提的，怎麼樣找出高危險群的人，高危險因子在哪裡？那個其實是應該要做的，而且是做得越詳細越好，不一定要讓民間知道你管控的是誰，但是你只要管控到那些人，你會減少可能在某些時間點會爆發的狀態，可能在還沒爆發之前就可以把這個事情制止下來也不一定，那所以這個管控的部分，我想待會也可以請警察局報告一下有沒有做這一方面的東西，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最後就是說到硬體設施的部分，硬體設施的部份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通學步道做了之後，很多的家長都會覺得不安全，那我們就說監視器多裝幾隻就好了，但是監視器裝的錢又不足，再來又發生一個問題就是校園裡的教官一一退出之後，換上了保全，保全能不能維護校園的安全，就是一連串問題的產生，每一個校長都很擔心

的就是，其實我們每一個學校已置身對維護安全的標準，每一個校長都會說不足，那我可能前面有監視器，後面沒有監視器，哪邊可能是我校園裡的漏洞。學校裡都知道或者剛剛有許多學者提到許多熱點會換地方，那有沒有可能每年進行一個討論，每個學校要自我去檢視，學生覺得學校裡面比較冷清的地方在哪裡？比較怎麼樣的地方在哪裡？有沒有有所改變，然後去把每一年清查的點重新再做更正。怎麼樣針對這些點，可以加強巡邏，譬如說這一段可能是電子圍籬，那一段可能是巡邏箱，這邊我可能有監視器，保全人員走一圈需要多少時間之類的都要有一個估算過的狀態讓自己能夠做到校園能力可及的部分達到最安全的狀態。否則我們現在提到說要經費的問題，或是甚麼樣的問題，當然這些都是陸陸續續在做，現階段可以掌握的部分有沒有辦法，就是真正的進行每一校、每一校的檢討，這是國小跟國中的部分。

我在這邊特別拜託教育局跟警察局要在這邊多費心，過來就是你們局處的質詢，也是希望就是針對這個方面，待會能夠有一些回應，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陳麗娜議員，我們請教育局主秘。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黃主任秘書盟惠：

我現在就是希望一些剛剛沒有提到的，首先第一個，就是說像剛剛議員或專家學者有提到，不是只有硬體的，也不是只有軟體的。首先我要說明的，事實上我們不是發生事情才做這些事，以教育局來說，對於學校我們都有一個校園安全的計畫，那在這個計畫裡面，我們要求學校的他不只只有硬體、軟體，而且剛剛議員所說的關懷學生的部分其實都有在這個裡面，包括怎麼去宣導還有怎麼去清查、怎麼去篩檢，還有剛剛所提的自我防護的教育，歧視生的知能，還有一些完善的精簡系統，整個人員的管制，還有一些就是高關懷生的輔導，這個其實我們也是像學者專家所說的，把這些都涵蓋在裡面，所以剛剛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沒有講到這個部分。

大家都很重視有這個規定之後，到底學校有沒有落實，接下我們要談到警察局之間，我們的一個落實狀況當然會要求學校，譬如說我們會有一些他們校園內應該會有的安全的一個組織，剛剛學者專家有提到說，在上學前實際去巡查一下，這個是有的而且我們有一些學校自己要有相關的處室，針對這個小組有一些檢測。那他們固定有一個檢測表，我們都會有驗收這個，有督學會去看，他們校內也會定期去做這個，跟警方之間，我剛剛沒有說到的就是我們有這個所謂的資源協定，我們現在已經有 479 所資源協定，而且剛剛有所謂的警政緊急連線，含幼兒園的，發生事情有直通電話，當然，就是像剛剛說的，等到這個直通電話來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對不對，那我等一下講的就是說，以高雄市所做的電子圍牆是高功能的虛擬圍牆，比較不是那種低功能的電子圍牆，那我等一下再解釋一下，在資本門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各校之間，他針對你們剛剛說的那個熱點地圖，然後，校園到底他自己的那個維生生態系統是甚麼樣的一個狀況，其實各校要有一個各校的，因為我們幅員管理的幅度非常多，各校的一個幅度，偏遠啦，市區等等不一，所以這個呢？我們都有要求他們，然後也有請督學有檢核表去督察有沒有這樣子做，然後再來就我剛剛有提到跟這個警察局之間的一個合作，護童專案，或者是這個巡守隊，或者是這個等等。

那另外我要講的就是說，我們現在都叫做導護志工，也沒有說一定稱為志工媽媽，那以這個導護志工，以高雄市這個友善的部分，我們比較沒有像台東市發生的那個導護的問題，各校老師都會基於自主性的協助，另外我們也有導護志工去補足這個不足能力的部分，像現在我們，導護志工就將近 5,300 人，我剛剛有提到跟社區的愛心服務站 2,794 處，巡守隊目前已經有 129 隊等等。也就是說我們對於學校所作的狀況確實有數據的，而不是事件來了去重視。而是每天、每日、每學期、每學年都要去重視的。

第二個要強調的就是說，雖然剛剛聽起來的確教育的部分滿多是花在人事費，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困境，當然有這樣一個困境我們還是要盡量去爭取競爭型的經費，或者是在現有的這個資源下去看這個優先順序，以這個事情如果是優先的話，以我們現在，我說明一下，在虛擬圍牆的部分，我們 104 年是先有這個三百多萬是投入 2 所國小、2 所國中、1 所高中職也就是我們是有注意的 5 個，104 年我們也爭取其他就像剛才學者專家說的不是只在一個點，我們有在智慧校園的經費，所以 104 年應該是有剛剛所講的 2 所國小、2 所國中、1 所高中職。

目前 105 年當然我們也是有一些對於這些學校的需求，所以早就建置一個學校需求數在那裏，知道我們每一年要爭取多少。以現在來講 104 年大概有四百多萬，105 年會有一千七百多萬。通學步道我岔出來說一下，像剛剛的步道，到現在為止我們謝謝養工處或等等局處，我們已經有完成了 209 條大概投入了三千多萬很多的經費在裏頭，也就是像各位所說的，就算硬體的一個建置，他不只是在校園內或者是在通學步道上。

我說明一下，像高雄市高功能的部分，剛剛大家也有提到說透過手機的畫面傳出來，我們高雄市針對的就是以這個為主所以當然經費也比較多，如果他學校的規模比較大，相對是 60 萬到 150 萬之間，這個是比較高能的就是說他可以去防範圍牆外的跟圍牆內的，另外就是像剛剛說的，可以透過手機傳到相關知道立即的人，在解析度如果要去辨識人的話是比較高的，在經費的部分我們評估的結果依照這二年我們希望是…。現在就我們了解中央也很重視所以他們也會投入經費，我們也會投入經費，以這樣來看需求數大概還會在 1,500 到 2,000 之間，就是我們 104、105 做了之後。

在虛擬圍牆的部分，就必須要比較多的經費，如果是監視器配額的部分是比較容易去達成，不過我們會再依學校現在所提的這個，因為各校會依照他的一個狀況如果有需求的話，像剛剛財政局所說的用那樣的方式，盡快來補足這個優先順序的事情。我們今天早上也有辦記者會也有展示在河堤國小虛擬圍牆的成果。

也就是說我希望大家了解不是因為事情發生才在做，平常就有在做，而且學者專家講的真的是很有道理，我們就是希望以我們的報告面向來做，希望各個層面都顧及到，剛剛有提到我們有一些經費為什麼沒有去爭取？還有就是應該很務實地說那個要加強，我們會繼續來加強。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接著大隊長。

少年警察隊陳隊長俊吉：

兩位議座還有 4 位學者專家，針對剛剛所有與會學者專家先進還有議座的指導我這邊做了一些相關的回應，當然覺得聽起來好像很無奈，好像很多事情要做，是不是做了有用。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杵在這邊等事情的發生。其實不然，其實教育局剛剛所報告的電子圍籬我早上有去參加，這是一個努力之一，是由緯創資通還有國眾電腦所設計的一個虛擬圍籬。不願意小孩子接近的高樓、水塘都可以設計，然後設計在他圍牆前就可以設計，然後把接近可能的歹徒的影像就傳到我們指定人的手機。

然後，這個指定人的手機這個人，他隨時發現判斷他就可以，譬如說他打電話給或是現在現有的教育局跟警察局就有每個區域都有組織校園的 line，把這個影像轉過去。派出所也有快打部隊，到達的速度都很快，我們盡量壓縮小孩子求救，到我們去救援時間的這個時辰。

另外站在我們思考的一個面向，跟學者專家跟議座報告，我們站在日常生活被害理論，一個犯罪學理論所犯罪的三個因素，一個犯罪者、一個被害人還有一個監督者，我們這三方面怎麼去加強，沒有錯什麼是社區的淺藏危險因子，站在人權的角度、站在過往的經驗，衛生局很積極地把兩萬兩千多人篩選出來的暴力的危險份子，交給我們分駐派出所警員去監控警局去監控，增加了警勤的一個很大的負擔，跟各位報告這些人都沒有犯過事情。犯過事情的反而不是這些人，那最近到校園去鬧事情的，反而就是像有酒癮者。或是說那殺人的人通常告訴警察告訴檢察官，像鄭捷我堅信他們講的不是推託之詞，他們說耳多裡面有人告訴他，要不斷的殺人要去殺人。我們常常忽略了有一些淺藏的因子，這一些人是電動玩具的成癮者、是毒品的成癮者，包括我們在座的正修這邊是我們大專院校裡面吸毒人數兩三年來是最多的，大家也很意外。我們怎麼去針對這些焦點學校。

這些焦點學校，這焦點學生怎麼辦，現在學校越招不到學生，這些私立職業學校，

越來越不願意把這淺藏的這些因子交給我們去處理。這都是我們頭痛的問題，所以站在這些發覺這些危險因子，我們在校園安全檢測每學期做、每個月跟教育局有開會，每個學期必須召集每一個學區每一個學校，要跟他報告我們檢測的結果，然後再來商討怎麼去強化，所以治安熱點是浮動的、是在變化的，包括很多幫派很多宮廟、很多私設廟宇聚集的地點都是變動的，我們很希望在發生之初就發掘出來如果不發掘出來的當然我們要以壓縮最短的時間，阻止他危害的擴大，這是針對犯罪者的部分。

針對被害人部分我們少年隊、婦幼隊不斷的去，針對師生的自我防衛的訓練，保全去訓練這個部分，站在監督者的角色部分，我們是依據美國傑佛利先生的環境設計、預防犯罪這個概念這樣去思考，我們怎麼樣去妥善規劃。譬如說加強照明、加強監視器去嚇阻等等。去加強監視者在犯罪者要犯罪要啓動的時候，監督者在場，怎麼讓他在場，怎麼見警率增加，怎麼結合可能的見警是廣泛的警，包括保全、巡守隊等等。但是沒有錯我們做得到的歹徒很聰明都會看，紐約經驗破窗理論裡面，他的零容忍一實施，紐約他的殺人降低 1/2 沒有錯，強盜搶劫降低 1/3 沒有錯，紐澤西增加了很多，加倍了。學校增加了你附近的公園會不會增加，你附近公園加強了你發生在哪裡？這個是我們在共同思考的，所以非常感謝議座，組織這個公聽會的專家給我們這些意見，但是我們是很努力地想突破這些盲點，我們現在還有在做譬如說這個時刻 4 點，8 部娃娃車出去把我們學校推薦出來的高關懷學生，這是一個美化的名稱，以前都說是放牛班小孩，就把他收到少年隊來，把他槍斃嗎？把他關起來嗎？不是。我提供給他晚餐，提供給他技職教育輔導，小孩子家長放學之前我幫他們監管這些小孩子去啓發他們技職教育。百分之九十幾辦了 6 學期他們都繼續升學，我們高中職招不到學生的這些學校，有這些啓發技職教育的學生去增加他的課源，他繼續上學。警察你這麼做是幹什麼？爲什麼？你得到什麼利益，減少一個可能的犯罪者。

第二個，既然你已經犯罪了，我有一個高密度監督輔導，犯了錯了這些飛行少年我監管了四百多個，這種犯罪的少年我把它分類，暴力型的、成癮性的還有群聚性的分給我的同仁，一個人大概 15 個人上下，你多了 15 個兒子，我每個月追蹤你，你 15 個再犯率有多少，我每一個禮拜要怎麼樣去輔導你，問題解決我怎麼樣去追蹤你。這些都是這些犯罪者我們怎麼抑制他再犯罪這些人，但是這些發現淺藏危險因子是我們想的到的曾經犯過錯的，我們把他標籤的。那其他的呢？酒癮者、家庭暴力這些。當然我們很期待這些里長、社區發展協會這些社區志工，東家長西家短，剛剛各位有沒有聽到，陳麗珍議員講了一句話就非常重要，他剛剛那個情緒化的家庭他說他有通報社會局，這些人站在人權的角度是不是該被通報，是不是該被列管，不是。但是有一位雞婆的議員通報了，社會局落實去關懷了，那這個情緒就不

會被醞釀，你不會因為家暴去搶小孩，這是這個禮拜的新聞，這個先生就找了兩個人到校門口堵孩子就把孩子搶走了，這也是校園安全的一個問題，都是。我們都在努力找出那個破洞，非常感恩非常幸運，因為我們的努力產生這樣的結果，至少這兩年來我們非常的宜居、非常幸運。也很感念所有的教授學者專家給我們的一個…，但是我們還不夠。現在所有的學校經濟上預算上的困難，放了學就變成機械保全，機械保全怎麼跟警察連結，這些保全公司的高層如果都是警界退休的，如果警鈴一響，就是派出所的警員就是保全人員就到那個公司、工廠去做反應，那你覺得這樣對嗎？警力是公共財，警察的發動是為了公共利益，如果這樣的一個保全系統他的末端，是加警察的快打部隊，那要保全公司幹什麼？這個我們都在思考，但是至少我們現在目前做的了的，我們警察局陳家欽局長要求的快打部隊，我們是希望如果能做得到的預防他發生，我們就很感恩我們還沒有顧慮到這個部分。上次會期有很多的議員幫我們不平，保全一啓用警鈴，不是保全公司的人員去，是打電話報警要警察去，所以我們也希望提升校園的自主去判斷歹徒的能力，去篩選歹徒的能力，譬如說：是不是教官不要退出校園，或者是說男老師的比例高一點，像這個李教授看起來這樣，比較有防衛力的，學校一個自主能力的提升，我們一直很期待，現在整個校園安全也好，社會安全也好，跟人權也好是一個動態平衡，我們也希望做 100%滴水不漏。但是比較不可能，我們積極的在努力。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我想不知道是誰說的無恆產者有恆心，因為很多的東西我們很努力的做，做到最好。今天講的問題都解決也不能保證沒有事，你不做也不代表一定會發生什麼，但是起碼我們在我們所知的範圍內要盡全力來努力，我覺得那就是一個進步。因為這個社會本來就是這樣不然每天說開車很危險大家不開車行嗎？還是各自要小心，你很小心代表你沒問題嗎？也不一定，別人不小心中我們就有事情，所以就是努力做，今天也謝謝各位局處，也謝謝這些學者專家，我們議會同仁給了一些意見，我們能做大家一起努力，我想我們這些民代就是協助我們大家把一些問題釐清，你們可以努力的我們就更多的支持跟肯定，謝謝還有很多的來賓，謝謝大家！